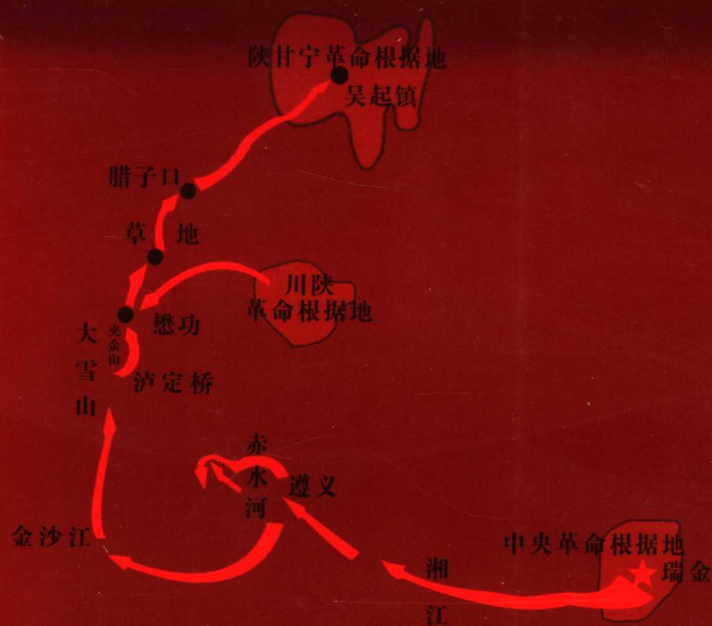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罗开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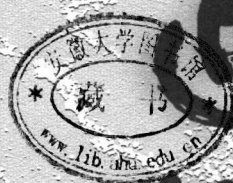
红军长征足迹

下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军长征马踪



下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发扬长征精神
勇往直前
完成侦察使命
业绩献给人民。

何正文
罗开富同志敬

何正文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为罗开富同志题词。



作者向老红军耿飚（左一）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左三）
汇报长征路上的情况。



作者在四川泸定采访老红军杨成武（左二），经济日报前总编辑安岗（左一）在座。（杨新华 赵宏摄）



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庹震同志（左一）与作者在一起。庹震同志在罗开富同志整个徒步长征采访的全过程中，经常等到凌晨收到并处理好稿件才下班，他当时是经济日报记者部负责人。

目录

下册

1985年5月3日~1985年10月19日

contents

四川省

1985年5月3日~1985年5月31日

会理县/414 德昌县/434 西昌县/441 冕宁县/453
石棉县/463 泸定县/472

川西北 (雪山)

1985年6月1日~1985年8月8日

泸定县/486 康定县/488 泸定县/490 天全县/491
芦山县/497 宝兴县/504 小金县/518
马尔康县/542 阿坝州/553 马尔康县/555
红原县/562 阿坝州/571 黑水县/574 松潘县/597
茂县/599 黑水县/607 松潘县毛儿盖/612

川北 (草地)

1985年8月9日~1985年9月6日

松潘县毛儿盖/616 叉沟/618 涅尼郎/619
后河/621 红原色地/623 邛溪/626
玛曲(甘肃省)/627 一棵树/630 日干乔/632
拉十才/634 麦曲河/637 敏至玛/640 三江口/642
小坡/644 一块石/645 班佑寨/648
打扎寺镇/652 热尔大草地/656 若尔盖/657

甘肃省

1985年9月7日~1985年10月4日

迭部县/678 宕昌县/699 岷县/702 宕昌县/704
岷县/715 武山县/719 通渭县/726 静宁县/735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001

1934年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退出

宁夏 回族 自治区

1985年10月5日~1985年10月9日

隆德县/740 固原县 747 彭阳县/751

甘肃省

1985年10月10日~1985年10月16日

镇原县/756 环县/757 华池县/768 老爷山/769

陕西省

1985年10月17日~1985年10月19日

吴旗县/774 吴起镇/780

附录 /787

一、社会反响——部分媒体文章转载 /788

二、读者反馈——部分信件信函摘录 /804

后记 /815



1985年5月3日 晴



四川会理县中武村

1935年5月3日拂晓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干部团第四营营长韦国清一道乘一只小木船，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50年后的同一天清晨，我也在同一渡口过了江，乘的是一只机动小渡船。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是长江的上游。长江发源于青海，在西藏、云南境内，均称为金沙江，流至四川宜宾后始称长江。皎平渡是云南禄劝县与四川会理县交界的渡口，我今天过了渡，就从云南进入了四川。江面水流湍急，约300多米宽。两岸都是山，但看不到树木，连草也看不到，大都是沙砾，间有岩石。从岸上到江边，走了4个小时，越走越热，走到江边已口干舌燥。

这时我顿觉精疲力尽，向导们也大多如此。他们说这里的气候有点怪：5月的天气很凉爽，在岸上，中午还要穿毛衣；但越往江边走越热，而热又热不出汗。我们剥得只剩下一件汗衫，还是热得想剥。是气压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心里直觉得烦，感到有点渴，但又喝不下水。这时，我忽然想起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记载，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五月渡泸”说的就是这里。金沙江古称泸水，“不毛”不就是连草也不长的地方么？我想，蜀国战将马岱的兵士涉水2000人，据说中水毒死了1500人，看来不一定是被水毒死的，很可能是因为气候太恶劣的缘故。过了江，就觉得胸口舒服多了。个中原因，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也许会有人来弄清的。

从目前我掌握的一些材料来看，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共分三路、四个主要渡口。而从行军现场和人们目前较一致的说法来看，又主要是两路和两个渡口。但分三路、四个渡口说法的确有根据，当时只是由于江水上涨、

水急浪大、浮桥被冲垮等原因，另两个渡口分别只过去了一个红十三团和一个医院。

1935年4月29日，在中央军委于云南寻甸县鲁口哨村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的当晚，毛泽东亲自对部队过金沙江作了部署，当时的确是分三路、四个渡口：

第一路是红九军团。他们原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迂回云南去四川。在完成任务后，他们于4月25日从贵州盘县的江上村进入云南富源县的龙口场和沾益县的乐利村。本可以三四天时间追上主力红军，后接到中央军委指示，令其继续单独行动，遂从主力红军的东北侧翼牵制追敌，经宣威、会泽，由东川的树桔渡过金沙江。

第二路是红一军团，在中央军委纵队左侧翼。他们派少量部队佯攻昆明，连克禄劝、武定、元谋等县城后，向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龙街渡疾进。

第三路是红三军团、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殿后的红五军团。到禄劝县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由禄劝县的九龙经中屏、撒营盘，到洪门渡（也称驿江渡）；另一路由禄劝县的九龙，经翠华、团街，去皎平渡。

皎平渡南距昆明400多里，北距会理140多里。距这个渡口东约5里多的洪门厂村，也有一个渡口。这两处都不是通向四川的主要渡口，敌人

皎平渡至通安之间的隘口狮子山，是红军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山高路险，5月份的炎热气候爬此山实有“火焰山”之感。图为作者在狮子山上。（李应权摄）





防守薄弱。第三路中的红三军团当时曾赶到洪门渡后架了浮桥。后因晚上江水上涨，水急浪大，浮桥被冲垮。幸好军委干部团抢先控制了皎平渡。

干部团第二营是夺取皎平渡的先遣支队，该营第五连担任前卫连。在该连到达皎平渡口前，敌人已在金沙江几百里的防线上控制了所有大小渡口，而且把全部渡船掠到北岸。皎平渡北岸是川敌驻防，为了探查情况，敌人不断派便衣过江。5月1日黄昏时刻，红五连的先头部队在连长肖应棠率领下到达皎平渡口，见江边停着一只船。经打听得知，原来这是川军探子划过来的，此时人不知跑哪里去了，船和船夫遂被红军俘获。

第三路兵分两路，原定在两个渡口过江的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洪门渡只过去了红三军团的一个团，即十三团，其他的都是在皎平渡过的江。

第二路是红一军团，原定在中央军委纵队左侧80多里的川滇主要渡口龙街渡过江的计划也因情况有变，未能实现。最后除一个野战医院在一个名叫绞车渡的地方过江，其余的部队也都是在皎平渡过的江。

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又想弄清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过了江后，为什么停留在江边的山洞里，坚持指挥了三天三夜才离开呢？过去我在书上见到过“巧渡金沙江”的说法，看来这个“巧”字大有文章。



◀1935年5月3日，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中央机关在皎平渡渡口过江。作者也于50年后的同一天和当年帮助红军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右一）一起上岸。（李应权摄）

1985年5月4日 晴

会理县通安镇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四川的第一天，不得不使我们回忆起古人的诗句。这是曾担任中央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在回忆长征时写下的感慨。当年红军告别云南禄劝县，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攀登会理中武山，夜宿通安镇。这里就是莫文骅想起古人诗句的地方。

50年后的今天，我攀越的也是这条路线。莫文骅在回忆长征所写的《五一的前后》一文中，对这条山道的艰险是这样描述的：“瞧，闪电形的石山路只可容一人，曲折盘旋，崎岖险恶。”他们当时为了抢登山顶，以免被敌人先机占领，虽“用了十分的劲向上爬”，也花了近3个小时。而我今天是咬紧牙关向上爬，竟用了近4个小时。我觉得最难的不是“只容一人，曲折盘旋”，而是路太陡，简直就是挂在砂砾石崖上。不少地段是75度左右的陡坡，个别地段甚至是垂直的，叫人发晕。碰到这种路段，我更觉体力不济，精神不振。要不是四川同志的帮助，我很难爬上去。这使我忽然想起了今早川滇两省为我交接的情景。

到了四川，我就要和云南的同志告别了。当云南禄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纳思颐一行陪我过了江，到了中武村，把我交给四川会理县的同志时，会理县的领导和向导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问纳主任：“这位就是罗记者？”纳主任点着头说：“是啊。”停了一会儿，纳主任似乎悟到了什么，连忙说：“你们看他已瘦得没有人样了吧？他的工作太辛苦了，得每天走，每天写，只好请四川同志多关照，多操心了。”

四川的同志对我确实很关照：今天爬山，我身上只带了照相机和军用水壶，其他物品都由他们分担了。爬到陡壁处，江中涌起的旋风把我们的衣服刮得呼呼响，会理县委宣传部长郭昌祯就提议，让我腰间系根绳子。我明白他的意思：此刻我虽被拥在可容一人攀登的石路中间，但他仍不放心，怕我体力不支，站不稳，被旋风刮下去。说实话我心里这时也觉得有点发虚，但想到他们这么真诚，又是头一天同他们行走，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面子上来讲，我都应当坚强，所以我咬紧牙关谢绝了。

好不容易登上了中武山顶，再望金沙江，只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了；从江底上来的小路也成了一条弯弯的细线。在“飘带”的北岸，有一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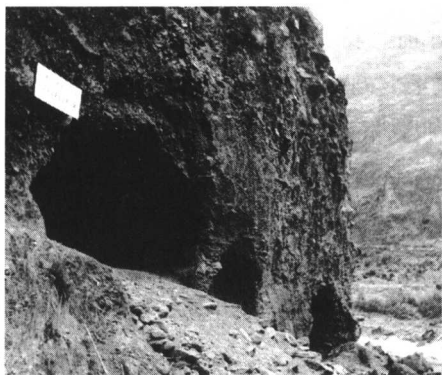




砾崖石壁上开凿成的山洞，这时虽然已隐约在江雾中难于看清，但其状其貌在我心中已格外清晰。

今晨，我在离开金沙江边的中武村时，专程去看了这排山洞。一进去，顿觉阴暗潮湿，异味冲鼻。据说这排山洞是过江的百姓多少年来不间断且自发挖成的。像样的山洞有5个，最大的约10平方米，小的约6、7平方米。当年中央红军渡江指挥部就设在这些山洞里。毛泽东住在西边水流方向的第一个洞子，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蔡树藩等分别住在东边的几个山洞内。

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16日傍晚渡过江西于都河开始长征以来，突破的大江大河有潇水、清水江、湘江、赤水、北盘江和乌江等。不论哪一次，



▲毛泽东曾在金沙江皎平渡口的这个山洞（左一）里指挥红军抢渡金沙江。（李应权摄）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在金沙江边指挥渡江和住宿的山洞。（李应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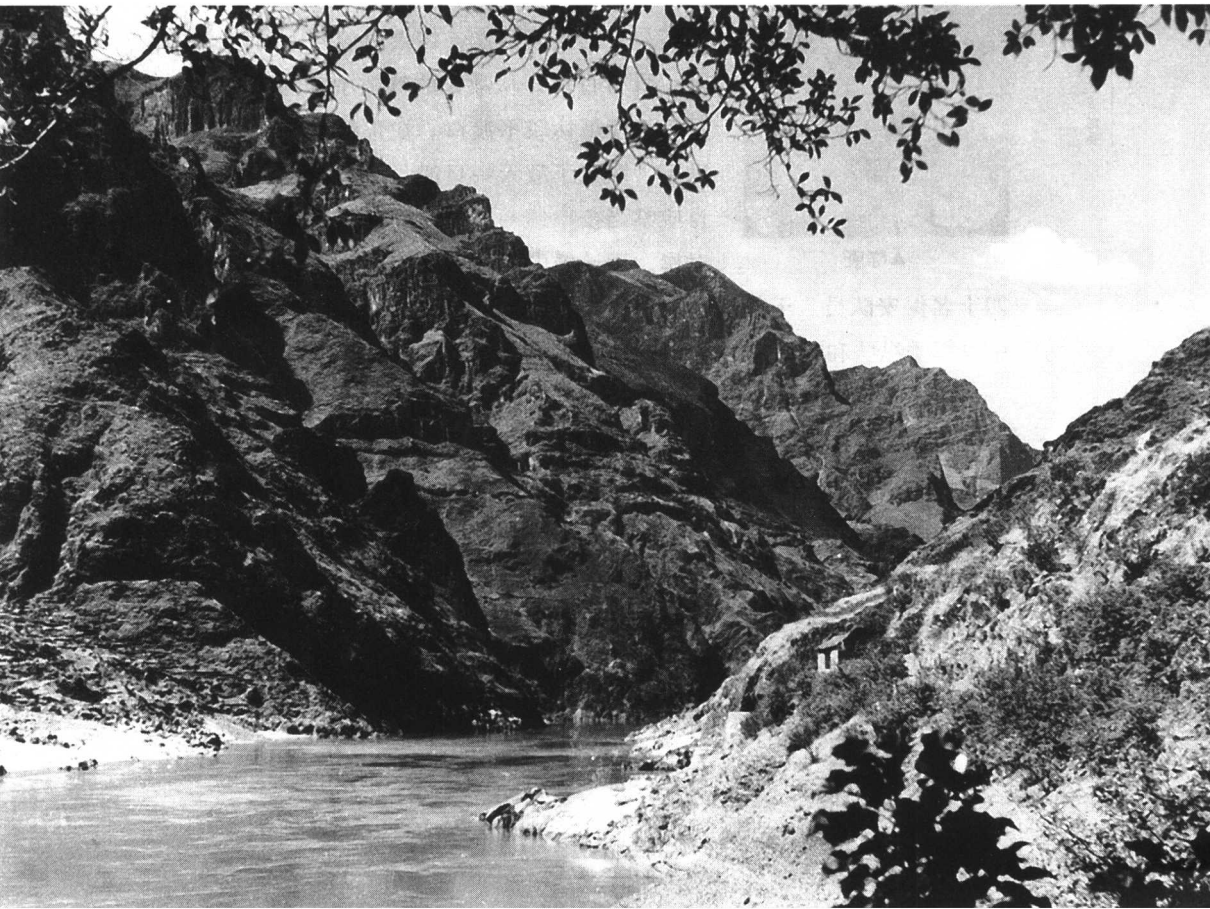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过了河以后，都立即随主力急速行军，从不在江边停留的。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5月3日凌晨过了金沙江后，直到5日上午，还停留在山洞里，与作战部门的孔石泉、王辉、吕黎平等研究战况并指挥渡江呢？这几天我从在云南、四川的采访中找到了答案：当时情况万分危急，中央军委纵队虽然靠几条小船陆续登上北岸，但中央红军的大部分仍在南岸。尤其严重的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5月4日深夜起已同中央失去联系。按计划，他们此时应已奔袭到皎平渡西近百里的龙街渡，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因江水太急，架设的浮桥被冲垮，渡江也受阻；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殿后部队

红五军团，此时还正在南岸的禄劝石板河与尾追之敌激战；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离得更远，正离开云南的东川，边打边走，向金沙江枯树渡口奔袭。

红军长征以来，打得蒋介石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老蒋此时已自感无颜，惟一还能吹牛的，就是把红军阻隔在长江南岸。如果红军过了金沙江，不仅会使他丢尽脸面，也会使红军赢得战略主动权，这是蒋介石绝对不想看到的。所以蒋介石调动了当时在川、黔、滇能调动的所有部队，共计 20 多万人正向金沙江全力围堵，妄图阻止红军渡江。此时对红军来说，时间就是胜利；指挥得当，就是红军的生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危急关头，决定停留在金沙江北岸山洞里，目的就是指挥红军胜利渡江，转危为安。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究竟是怎样指挥部队渡江、使中央红军脱离险境的？这又成为我想了解的一个问题。时间不早，只好明天再记。

▼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主要渡口——皎平渡全景。（李应权摄）





1985年5月5日 晴

会理县彰冠乡



今天傍晚走到彰冠乡。

彰冠乡是一个小集市，街上除了四五家小烟摊，只有五六家小食摊还亮着灯。今天忘了买烟，凌晨一点半时，抽完了最后一支烟。我估计街上肯定找不着开门的小店了，只好苦熬着。那种难受的滋味只有自己清楚。

我找了盆冷水，抹了一把脸，又抓了一把茶叶，边嚼边稳定情绪，开始写昨晚没有写完的日记。

前些天，我的日记里已写到，中央红军原计划是从桔树渡、龙街渡、洪门渡（也称驿江渡）、皎平渡四个渡口过江。



▲陈庚

夺取皎平渡的先遣任务是陈庚、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该团第二营是夺取皎平渡的先遣支队，二营第五连是前卫连。前卫连在连长肖应棠的率领下，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于4月29日从云南禄丰的柯渡出发，在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上，日行百里，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过去，于5月1日夜抵达皎平渡口。在张朝寿等三位船工帮助下，缴获了敌人一只船，又捞起一只船。连长肖应棠当夜率领一、二排战士，分乘两只船渡到对岸，用计俘虏了守渡口的川敌一个正规连和四十名保安队员。干部团后续部队乘胜追击，控制了渡口，夺取通安，为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北渡金沙江铺平了道路。

当军委纵队从皎平渡过江的时候，军委获悉红一、二军团在龙街渡和洪门渡过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立即电令一、三军团改从皎平渡过江。

这一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此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压向金沙江两岸，我军必须争取时间。但渡江时遇到的困难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难题是两个：一是船只不够，到5月3日止还只有两只小船，每船每次只能渡15人左右。当时除红九军团远在桔树渡过江外，红一、三、五共3个军团2万多人都将从皎平渡过江，仅靠这两只小船，肯定会延误时间，必须迅速找船工寻船；即使找到了更多的船，但由于空中有敌机轰炸，要是组织不严密，

敌人击我于半渡之中，损失将不堪设想。为此，自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渡江过河后第一次停留下来，亲自指挥。

5月3日，我在江边见到了50年前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两名船工：72岁的张朝满和74岁的陈月清，他们身板清瘦而硬朗。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红军先后找到7只渡船和36位汉、彝、傣族船工，分成两班，人歇船不歇，日夜抢渡。我问他俩，当时是否知道山洞里住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他们都说：哪个晓得！我们只顾划船，人息船不息，倒下班，累得只想躺下，身子刚挨着地，就睡死了。不过张朝满告诉我：那时船工心中也都有数，晓得那些个山洞里有能人，了不得。我们船工当时有两个发愁：一是部队那么多人，要是抢着上船，非把船搞翻不可；二是坐骑和运弹药、粮食的马匹多，船小，经不起马匹又蹦又跳。张朝满像故意卖关子似的问我：“你格晓得最后是怎么对付的？”我摇了摇头，请他讲。张朝满不无自豪地说：“就是因为山洞里那些人指挥得好，谁上船，谁不许上；谁看天上的飞机，谁搞地上的搬运，都听山洞里的指挥，一点不乱。”他告诉我，骡、马过江的困难也是山洞里来了一个命令，就全部解决了：把它们赶到水里，缰绳拴在船帮上。人从船上过，骡、马跟着船洒水过去，这办法解决了当时的大问题，也让我们开了眼，50年来，大牲口过江我们还用这个办法哩。

今天我才基本搞清：红三军团奉命从洪门渡过江，以第十三团为前卫去夺船只，架浮桥。后因水流太急，浮桥没有架成就被冲毁了；而船只则早被敌人收走或凿沉，费了很大的劲，只找到一只小船。因水急浪高，费了好多时间，只过去了一个十三团，而这时红三军团的主力正在向洪门渡



◀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老船工张朝满。

1985年5月3日~1985年5月31日



▲当年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老船工张朝满在介绍红军渡江的情景。（罗开富摄）

全速前进。军委得悉这个情况，急令红三军团第十一团由后卫改为前卫，赶往皎平渡过江。

红一军团虽然夺取了远在元谋县的大渡口龙街，但因找不到渡船，而江面又太宽，架桥器材一时难找，况且两岸山势平缓，敌机不断骚扰，即便找到器材架桥的难度也较大。因此，军委也命他们火速赶往皎平渡过江。由于军情紧急，红一军团还未译完电报，更来不及回电，就出发了。这可急坏了正在山洞里指挥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他们急命已从皎平渡过江的红十一团轻装出发，沿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西进，寻找红一军团。在张爱萍带领下，红十一团冒着大雨走了大半夜，终于见到对岸的一长串火把，经判断，确定是红一军团的部队。由于江面太宽，江水奔腾，雨又下得大，相互之间无法通话。只好集中全团的司号员一起吹号、再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要他们“务必不顾疲劳”迅即赶往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传达过去。

就这样，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中央军委纵队和3个军团依靠7只小船，从5月1日起到9日中午止，不漏一人一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红九军团也于5月7日从桔树渡全部过了江。

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江边，但我军已经毁船封江，无影无踪了。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红军一过金沙江，云南军阀龙云大大松了口气：只要红军不攻昆明，不留云南，就是天大的喜事。但龙云又深恐蒋介石